

和平發展觀察

2016年第4期(总第1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2016年3月24日

反恐问题三篇

陆忠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

- 美欧兴兵反恐,效果不彰(2)
- 打击“圣战主义”,须长期改造(7)
- 美欧如何防范本土年轻人激进化(11)

美欧兴兵反恐，效果不彰

“9·11”恐袭事件 15 年来，美欧反恐屡败屡战、越反越恐，恐情渐成西方社会新常态。把钓观棋，审时度势，显然，美欧反恐或犯下认识论、方法论的错误：一味突出军事打击的西方式反恐，未必马到成功。

当下，美欧强力部门普遍认为，欧洲爆发新一轮恐怖袭击，仅是时间问题：何时何地，防不胜防，战略、政治、安全上愈发被动。简言之，美欧反恐 15 年，流血流汗，经验当鉴、教训宝贵、引以为戒，更显明智。

一、怒而兴兵，恐患难除

2016 年是“9·11”事件第 15 个年头。回头看，美欧式反恐战争，不仅难除恐患，反致恐怖主义猖獗，狼烟四起、威胁空前，幽灵徘徊；华盛顿、纽约、巴黎、伦敦、布鲁塞尔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反观 IS，迄今仍有 90 多国的约 18000 多名穆斯林趋之若鹜，特别是平均每月有成百欧洲公民前往甘当炮灰。其中一些人经思想洗脑、战火洗礼后回流本土，受命扮演“传教者”、“伪装者”、“潜行者”、“沉睡者”，及“即时型”与“延迟型”“恐袭者”。

敌情、恐情、社情严峻复杂，美欧国家为此需以几十当一的人力，紧盯死守。军警特情部门不遗余力、绞尽脑汁，人技结合、

专群合作，但面对改头换面、大隐于市的恐怖分子，既无力，亦无法尽收眼底，一网打尽。

质言之，IS 崛起为世界首个开源性恐怖主义组织。不论何国何地何时何人，只要下载一面黑旗，承认该“国”名号，宣誓效忠，就算交了投名状，加入“国”籍。今天之 IS，俨然已成穆斯林世界“乌玛”。联合国最新报告披露，全球有 34 个团体效忠 IS，2016 年该“国”隶属组织还将增加。

美欧国家的反恐或打击 IS 战略，基本上是三板斧：一是派遣特种部队前出伊、叙，欲继攻陷拉马迪之后，解放摩苏尔、拉卡等“恐占区”。二是加大人财物技投入，建立扩充情报研判中心，加强情报交流，以便听于无声，见于未形。三是加大顶层设计，在利比亚开辟新战场，遏制 IS 势力蔓延。

总体上，美欧反恐，风雨兼程十余载，大战略、秘密战、外交战相对成熟，逐渐形成空袭打击、无人机猎杀、特种部队斩首、城市安全防护、经济金融断粮等打防、剿抚、疏堵结合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成效靠实践检验，有效才是硬道理。“9•11”以来 15 年，如上西式反恐模式：怒而兴兵、以暴制暴、以牙还牙、速战求效，不仅难除恐患，反生更多极端分子。当然，扫帚不到，灰尘不去。军事行动不失为反恐重要手段，但难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此外，美欧国家受制于朝局、政局及府会政争，难以兼顾远近、兼治标本。

水静以鉴，火停以朗。据当事人回忆，2002年12月某日，在白宫的一次安全会议上，小布什总统向其国家安全幕僚表示，反恐制胜之道即是抓捕和击毙敌手；与“基地”组织打意识形态战非当前要务。白宫的国安幕僚因之担心美国或“输掉与‘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战争”。

无独有偶，巴黎“11·13”连环恐袭之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旋即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向IS宣战，并派遣镇国之器的“戴高乐”号航母游弋海湾；还有政要扬言，“消灭所有激进的伊玛目”。可见，美欧每闻反恐炮声，尽向伐兵求胜算，必从战神借雷声。

质言之，白宫、爱丽舍宫、白金汉宫与拉卡（IS老巢）之间，实无领土争端可以谈判，亦无可以回旋的政治妥协。从本·拉登之殁即可知晓，美欧决策层未能认识反恐的艰巨、复杂，更无从把握这场战争终结于何时？

二、经文纬武，永作保障

2001年的“9·11”事件迄今，美欧国家对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未能把握，无从发力。回想起来，美欧发动反恐战伊始，或许就没甚搞明白，“恐”是什么？“恐”与穆斯林激进派有何关系？何为“反恐”？又如何“反恐”？

2015年11月14日的《今日美国报》网站发表社论，向美国朝野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这场冲突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该社论认为，“反恐战”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一不恰当的名称。因为恐怖是战术，而非敌人。严谨地说，这是一场反对宗教极端分子的战争。

实际上，早在十几年前，美国战略思想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指出：“恐怖主义事实上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残忍工具”；“将恐怖主义本身当成敌人，很轻率地忽视了恐怖主义是个人、集团或国家实施胁迫的致命方法的事实。人们不能对一种方法或策略发动战争。比如说，无人能在二战时宣布，战争是为反对‘闪电战’而进行。”¹

今日美国媒体与昔日白宫谋士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反恐的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即恐怖主义本身不是敌人，它仅仅是敌人实施的战术、工具及方法；恐怖主义是任何社会思潮的待选手段。不得不说，视野是大地，视点在山岳；视点越犀利，视野越开阔。聚焦反恐，确需开阔视野，即关注历史、时代、环境和活跃于其中的人。

在历史背景、时代环境之中，IS 代表逊尼派激进分子，他们意图建立非法武装、采取暴力恐怖、发动世界“圣战”、恢复昔日帝国版图。其用于招兵买马、扩充地盘、蛊惑人心、诱良为恐的鸦片、幌子、教材，不外乎是穆斯林激进主义意识形态。

鉴此，反恐就是反激进宗教理论。不否定激进宗教理论而仅限于军事打恐，不仅实现不了战略目标，反会助长激进分子的圣

¹布热津斯基：《大抉择》中译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4 年 9 月 P29、31

战意识。²理烦治剧乃国之善政。可以肯定，美欧重武轻文（意识形态挑战），实乃战略短视。唯有找准、扭住斗争重心，才能保障反恐必胜。因为意识形态问题，须经长期改造。

近两年来，文化对政治军事的指导作用，始为美欧国家所认可，有行动。万目不张举其纲。重视文化战线反恐之举，彰显其从文化战略高度，深化认识、崇本抑末、源头遏制、深挖根源，夺回意识形态空间，摧毁 IS 的精神支柱。例如，2014 年，奥巴马在联大演讲称，反极端主义斗争意味着“争夺恐怖分子所占领的空间—包括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奥巴马此言不谬。对文化、宗教、社会层面的问题，只重武化（军事行动）而轻文化，定将抽刀断水、扬汤止沸，促使更多激进穆斯林投靠 IS，进而循中东—美欧—中亚和东南亚的路径扩散。

²殷罡：查尔斯·利斯特著《“伊斯兰国”简论》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 1 月中译本序

打击“圣战主义”，须长期改造

形象地说，IS 是一丛连根毒株，激进主义是种子，国内外社会环境是土壤、阳光和水分。为此，对毒株要毫不留情地割除，最重要的是扼杀种子。³

引申开来说，IS 极端组织虽然控制伊、叙的部分领土，但其真正威胁不在于财雄势大、攻城略地，它更是一种向全世界蔓延的意识形态，连军事手段都难以改变。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近日撰文称，IS 具有极端意识形态，它寻求实施伊斯兰教教法，代替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多样性。

对构成 IS 上层建筑的政权、军队、警察、宗教法庭等国家机器应通过军事打击夺取并加以粉碎。但在对 IS 严加打击的同时，更应深挖暴恐行动的激进主义根源，剥离“被扭曲意识形态”的宗教外衣，夺回被其占领的文化空间。

美欧反恐部门及战略智库普遍认为，IS 的建国理论和实践，遥遥领先于“基地”等其他极端组织。要言之，感召全球圣战分子的核心力量是 IS，指导 IS 思想的理论基础则是“萨拉菲派”“圣战主义”。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中东政策中心研究员威廉·麦坎茨认为，“萨拉菲派”是逊尼派清教徒，构成 IS 骨干力量。又如，德国强力部门认为，“萨拉菲派”是最危险的群体，其规模快速扩展。

³殷罡：查尔斯·利斯特著《“伊斯兰国”简论》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 1 月中译本序

从伊斯兰教教派看，“萨拉菲派”立场极端保守，主张回归经典，尊崇前三代圣贤；反对偶像崇拜。在宗教实践上鼓动严格按《古兰经》和圣训内容规范个人行为，倡导回到7世纪的生活：披盖头、戴面纱；蓄胡须、戒烟酒。

“萨拉菲主义”在沙特阿拉伯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广泛流行。并根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标准，划分为保守、温和、激进三大派别。保守派未见“走极端”苗头。温和派对政教关系清楚，认为伊斯兰教复兴应奉行非暴力方式。相反，激进派鼓吹诉诸暴恐活动，坚持极端主义。因而，激进派可与极端主义划等号。⁴

激进派亦自称为圣战派（Jihadist Salafis）。即主张“圣战主义”，在行动上，“圣战主义”分为四种类型：统一型（越境打击特定敌人）、革命型（推翻政府）、经典型（保护穆斯林群体、对抗外来侵略者）和全球型（全面恐怖活动）。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保守、温和到激进，确实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思想演变过程。

监狱是激进化的“精神驿站”。IS开“国”元老、建“国”思想、治“国”理念均完成于伊拉克的布卡监狱。有人形象地说：“伊拉克如果没有美国监狱，就不会有IS的今天”。因为“新囚犯入狱后，狱友会向他灌输‘圣战’思想，指引方向，所以他就成了燃烧的火焰”。

⁴参见拙文：“正本清源，润物无声”《现代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10期

⁵吉尔伯特·拉姆齐：《网络‘圣战’文化》英国布鲁姆斯伯利出版社

这个山寨版“哈里发国”核心圈的 25 名头目，有 17 人于 2004 年至 2011 年在美军控制的伊拉克监狱“进修”，研读伊斯兰教教义。布卡监狱的前狱卒米切尔·格雷披露，该狱成为 IS 的“党校”，圣战者之间口耳相传、自由讨论、深入探讨建“国”方略。

德国作家纳维德·凯尔马尼曾指出：“IS 的理论教科书内容的 95%和沙特阿拉伯一样”。德国科学和政治基金会主任弗尔克·佩尔特斯撰文写道：“巴格达迪的宗教政治语言和极端解释在许多地方仅是略微不同于瓦哈布说法。”⁶

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官员统计，德国约有 8000 多名萨拉菲分子，为 2011 年的 2 倍多。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该群体有 780 人进入伊、叙战争地区，其中的三分之一回流德国，企图对离经叛道者展开杀戮和报复。德国安全部门于 2015 年 12 月逮捕了“萨拉菲派”宣教者斯文·劳。此人涉嫌与叙利亚恐怖组织相勾连，向叙输送极端分子。

应有奇谋能济勇，不须鏖战自成功。欧美各国“去激进化”方法不多、效果不彰，穆斯林温和派的话语权受到打压。从世界范围情况看，只有穆斯林温和派从激进主义手中夺过对穆斯林心灵的控制权，国际社会才能战胜恐怖主义。

面临新一波恐怖主义作乱征兆，耳听美欧、中东、南亚等地的隆隆炮声，各国反恐，理应深培跟脚、浚取源头，从恐怖主义

⁶德国外交政策网站：“圣战主义的主要资助者”。2015 年 10 月 23 日

源头抓起，推出更具针对性、全面性、综合性、总体性的反恐战略，以拉满弓、早出发的战斗状态，引领国际反恐发展新常态。

美欧如何防范本土年轻人激进化

“9·11”事件 15 年来，美欧国家本土年轻人的自我激进化愈发构成国家安全肘腋之患。恐怖分子数量迅猛增长，被抓捕、击毙、劝阻、转化的恐怖分子远不及激进宗教学校和在线伊玛目毒害、招募、训练的人数。

一、年轻恐怖分子的投名状

令人震惊的是，土生土长、年轻富有、受过高教、不惜舍命、自我极端的女性案犯增多。参与巴黎、加州、伦敦恐袭的案犯，并非投身阿富汗抗苏“圣战”、伊拉克反美战场的第一、第二代老兵；而是新一代年轻恐怖分子。

例如，巴黎“11·13”恐袭的部分案犯是法国或比利时青年。又如，加州凶案的赛义德·法鲁克和塔什芬·马利克夫妇受激进思想荼毒，但从未接受 IS 的指令。

欧洲国家为研究 IS 的支持率曾于 2014 年实施一项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德国有 2% 的成年人支持 IS；英、法的支持比例是 7%、15%；IS 支持率尤在年轻人中居高。⁷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对 129 个“圣战者”做的案例研究显示，恐怖分子并不贫困，多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家庭。

这些“非典型”恐情特点，引起反恐部门及民族、宗教、文

⁷美国战略之页网站：“反恐：伊斯兰恐怖主义根源” 2015 年 12 月 15 日

化领域专家学者的深度思考：美、法、英均非“失败国家”，其“本土”公民何以在思想上加入 IS？年轻一代缘何“自我激进化”？IS 掌握什么心理工具？是否存在本国公民屈服于激进意识形态的危险？

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分离

“激进化”之“化”，是指其言行举止彻头彻尾、里里外外皆受激进主义影响、渗透，禀性难移、顽固不化；组织上、“国”籍上虽未加入 IS，但无师自通、思想激进、形散神聚、心手相连、相识相望、铤而走险，走上暴恐邪路。

“自我激进化”之“自我”，则指激进分子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思想认同、文化认同上，身土不一、内心叛逆；对你、我、他的认同划分，有其自己的文化、信仰准绳：视极端分子为“我们”；凡是你们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你们打击的，“我们”就拥护。

国家认同与信仰、文化、道德认同之所以出现分离，在于人口、信息、文化流动，导致“自然边界”划分的国家或社会越发扁平化，网络、语言、文化等“象征分界”对人与教、人与政、政与教、人与神的关系划分，愈发重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美欧国家深刻的社会大变动自然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这一影响亦因阶层与社会集团的不同而异，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一些边缘化的族群、个人被迫从激进主

义找出路。

为此，激进网站成为激进化的“函授学校”，“圣战”网站和论坛极尽蛊惑、煽动，宣传“圣战”言行：一是综合类网络“圣战”平台，如名为“穆罕默德·迈格迪西图书馆”网站（“基地”组织原伊拉克分支头目扎卡维的精神导师）；二是具备鲜明地域或政治派别色彩，如有的支持“基地”组织，有的支持伊拉克或加沙地区的武装组织。

网络“圣战”主要是通过制作、传播有关“圣战”内容，编辑“圣战”视频，进行配音等后期制作；收集“圣战”分子演讲，并将其作出文档。少数网络“圣战”分子与特定武装有联系，为其宣传造势。一个人并非在电脑前就能实现激进化，必须去圣战之地受战火洗礼，思想洗脑旅行。

另一方面，美欧国家多元文化政策失败，致使移民难以融入当地主流文化，对实现“美国梦”、“欧洲梦”的信心丧失殆尽，挫折感、无能感，以及对失去社会地位的恐惧，致使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洋装虽然穿在身，但心生叛逆。

总之，“自己人”的言传身教、社会环境的潜移默化、外国驻军伊斯兰教圣地等国际政治的反射，加速了本土型“80后”、“90后”政治基因的“恐变”，他们藏身本国闹市、混迹平民百姓、借助国界开放，以欧洲公民之正身，借欧洲文化之思维，从孙行者变身为者行孙、行者孙。

三、标本兼治，“本”在何处

“9·11”恐袭以来，美欧各国围绕反恐“标本兼治”着实下力气，在对“本”的摸排上，梳理出诸如失败国家、文明冲突、宗教战争、极端思想、族群矛盾等等，不一而足。纲不举，目不张，世人皆知攻心为上，但“心”在何处？如何发力？

极端意识形态是 IS 为首的恐怖势力蔓延的祸根。必须铲其根、折其蔓、去其叶、挖其种、枯其水、遮其光、断其肥，方能获胜。“去激进”、“去极端”之战，必须经过长期与曲折的斗争，集国家力量综合治理，统国家机器协调运作，方能根治，短期与直线的胜利是没有的。

战略思想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指出：“为确保他们的队伍得不到补充，就要有一个谨慎的政治战略，去削弱、铲除引发恐怖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力量根源。”

其一，推动穆斯林温和派在清真寺、经文学校引领和发动与极端分子的辩论，从激进主义手中夺过对穆斯林心灵的控制权。近两年，美法等国开始注重增强同穆斯林的情感交流。奥朗德与奥巴马先后访问本国清真寺，以示善意，抨击反伊斯兰情绪。

其二，加大反恐职能部门的整合，白宫宣布由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组建“反暴力极端主义工作组”。法国和比利时举行了双边峰会，两国的内政、外交、情报、司法部门的高官亦列席，讨论如何加强两国的反恐情报信息交流，及反宗教极端化的合作。

其三，借助高科技工具，打击网上招募及极端主义传播。白

官与硅谷的苹果、谷歌、微软、推特等网络公司联手。早在5年前，美国国务院就牵头成立了“战略反恐通信中心”，以打击“基地”组织的媒体渗透。欧洲国家也加大互联网监管力度，建章立制，授权政府封锁传播激进思想的网站。

其四，欧洲议会还通过决议，拟将入狱的激进分子与普通囚犯隔离，防其在狱中传播极端思想，致使囚犯交叉感染，走火入魔。一些国家还建立公共宣传网站，告诉公众识别、防范极端思想。

综上所述，国际反恐是一场文化力之战、影响力之战！国际社会期待穆斯林温和派的主张能成为全球文化优势，各国能以一种建设性方式协调好与伊斯兰世界的长期关系。美欧反恐15年，经验不少，教训颇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责任编辑：陈俊霖）

稿 约

《和平发展观察》是展示和平发展研究所动态的窗口，也是业界同仁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平台。欢迎各位同仁围绕影响当代和平发展的国际国内重大问题，自选题目，惠赐佳作。希望来稿以学理为基，以形势、政策研究为干，立足解决当前现实问题。观点鲜明、立论有据、逻辑清晰、简明晓畅、直奔主题，字数以 5000 字为宜。来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来稿请邮：hpfzs@cass.org.cn

请勿一稿多投，两周内未收到回信可自行处理。

和平發展觀察

执行主编：廖峥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颐安嘉园 11 号楼

邮编：100089 传真：010-88515507

电话：010-88515505

邮箱：hpfzs@cass.org.cn



发刊日期：2016.3.24